

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

荆钗记

柯丹丘 著 吕树坤 编写



J247.5
116

2



* T 0 1 2 1 4 4 *

· 小说本 ·

荆 钗 记

吕树坤 编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JING CHAI JI

荆 叙 记

柯丹丘 著 吕树坤 编著 盛广智 校点

责任编辑:孙宝文

封面设计:尹怀远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4 插页 22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印数:1—8 000 册 定价:20.00 元

ISBN 7—80626—247—4/K·109

出 版 说 明

《荆钗记》又称《王十朋荆钗记》，与《拜月亭》、《白兔记》、《杀狗记》并称为“南戏四大家”。这部剧作成功地塑造了“贵不易妻”的王十朋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钱玉莲两位人物形象。数百年来，他们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部剧作，相传为元代柯丹丘所著，但尚无确认。

《荆钗记》写的是南宋时期，贫士王十朋聪敏好学，深得钱贡元喜爱。他以一支荆钗为聘礼，与钱贡元的女儿钱玉莲结为婚姻。钱玉莲的后母却不同意这门婚事，欲将玉莲许配给富豪孙汝权为妻，玉莲坚决不从。王十朋与玉莲成亲后，进京应试，高中状元，万俟丞相却要招他为婿。王十朋拒不答应，丞相怒将其由饶州金判改除潮阳金判，并不得回乡探亲。王十朋只好写去家书一封，不料家书竟落到孙汝权手中。孙汝权将家书改为休书送到钱家，钱贡元将信将疑，后母威逼玉莲改嫁孙汝权。玉莲被逼投河自尽，后为福建安抚钱载和救起，收

为义女。五年后，王十朋改任吉安太守，在道观追荐亡妻玉莲。玉莲恰好也到观中拈香，两人相逢。后以荆钗为凭，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荆钗记》颂扬了王十朋、钱玉莲等人的高贵思想品德，揭露和批判了孙汝权的丑恶嘴脸以及玉莲后母、万俟丞相等人的腐朽思想，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共鸣。这也是《荆钗记》的突出成就之一。此外，这部剧作情节起伏跌宕，真切动人；语言自然质朴，用韵严谨。

为普及这部剧作，我社特邀请吕树坤先生将其改写为小说本，邀请盛广智老师对原著作了校点，合集出版。与此同时，本书还选用了暖红室本中的部分插图。

书中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7年10月

目 录

第 一 章	会讲	(1)
第 二 章	庆诞	(7)
第 三 章	堂试	(13)
第 四 章	议亲	(18)
第 五 章	垂涎	(25)
第 六 章	受钗	(31)
第 七 章	逼嫁	(39)
第 八 章	合巹	(46)
第 九 章	迎请	(53)
第 十 章	分别	(59)
第十一章	春科	(63)
第十二章	参相	(72)
第十三章	套书	(79)
第十四章	获报	(85)
第十五章	觅真	(92)
第十六章	大逼	(97)
第十七章	投江	(102)

第十八章	祭江	(107)
第十九章	抢亲	(113)
第二十章	见母	(119)
第二十一章	误讣	(125)
第二十二章	时祀	(130)
第二十三章	民戴	(135)
第二十四章	奸诘	(139)
第二十五章	亲叙	(145)
第二十六章	续姻	(150)
第二十七章	责婢	(154)
第二十八章	团圆	(158)

第一章 会 讲

温州，地处浙南沿海瓯江下游南岸的温瑞平原，面临东海，气候温和，物产富饶。自两晋、六朝以来，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到了中晚唐时候，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南渡，社会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温州与台州、泉州、福州，皆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商贾云集，人口繁多。旗亭戏馆、瓦舍勾栏，无所不有。各路艺人，多来此作艺，队舞、旱船、傀儡、彩绘，花灯社火，鱼龙漫衍。温州成为南戏的发祥地，《荆钗记》这部南戏的主人公王十朋便是温州人氏。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自幼丧父，家贫，与母相依为命。母张氏，贤惠有德，教子有方。常以东晋陶侃的母亲和北宋欧阳修的母亲为楷模，教诲十朋。陶侃自幼孤贫，青年时曾做过监察鱼梁事务的小官，因母亲喜食腌鱼，便派人送一陶罐腌鱼给母亲。母亲将原罐封好交给送来的人退还给陶侃，还附一封信责备陶侃说：“你做的是管理鱼梁的官，拿公家的鱼送给我，不但对我毫无裨益，反倒让我为你担心了。”陶侃读了母亲的信，更加严于律己，后来官至侍中、太尉、都督荆、交

等八州军事，深受朝廷倚重。欧阳修四岁丧父，母亲守节教子，家贫无钱买纸笔，常以芦荻画地教欧阳修学字。后来欧阳修成为一代文学家和史学家，官至参知政事。欧阳修曾因直谏被贬夷陵，母亲谈笑自若，对欧阳修说：“你家本来就贫寒，过苦日子我早就习惯了。”十朋自父亲死后，母亲夙兴夜寐，茹苦含辛，教养十朋长大成人。十朋自幼颖悟，日诵数千言，经史百家，无所不通。如今已学有所成，准备明日府尊堂试，以待他时赴京大比。正是：家无囊橐，忝列庠生之数；学有渊源，惭无驿宰之荣。有一首七言古风为证：

越中古郡夸永嘉，城池闾閻人奢华。
思远楼前景无限，画船歌妓颜如花。
诗礼传家忝儒裔，先君不幸早倾逝。
奈何家业渐凋零，报效劬劳未如意。
尽交弹铗叹无鱼，甘守董盐乐有余。
萱堂淑贤齐孟母，谆谆教子读诗书。
刺股悬头曾努力，引光夜凿匡衡壁。
胸中拍塞书五车，舌底澜翻浪千尺。
嗟吁岁月不我留，亲年老迈喜复忧。
甘旨奈何缺奉养，功名况且志未酬。
一跃龙门从所欲，麻衣换却荷衣绿。
丹墀拜舞受皇恩，管取全家食天禄。

为准备明日府尊堂试，十朋约两位同年讲学，切磋学问，以明经史。十朋家虽贫寒，但也清静，正所谓“家因贫故静”，两位同年便到十朋家来。第一个到来的

是王士宏，字四明。亦出身寒门，自幼好学，十载寒窗，已成经纶满腹的饱学之士，正待大比之年，一逞才藻。第二个到来的是孙汝权，字半州。乃温州城里第一个财主。正是：

自家号做孙汝权，牛羊无数广田园。

无瑕美玉白似雪，没孔珍珠大似拳。

白银积下如土块，黄金堆垛似方砖。

这孙汝权家虽极富，却胸无点墨，目不识丁，是个十足的浪荡公子。好的是酒色财气，讲的是吃喝嫖赌。偏又怕人家说他俗气，惯于附庸风雅，常混迹于斯文场中，因此也赶到十朋家中会讲。

几位同年相见，免不了彼此一番寒暄。十朋母张氏，见儿子的学友来到家中，更是喜不自胜，虽然家境贫寒，亦尽其所有，煎茶送水，热情周到。

十朋对士宏与汝权说道：“明日本府堂试，我等各把本经讲习一篇如何？”

王士宏应声道：“君子讲学，以文会友。有何不可？”

十朋道：“既然如此，可先把《四书》讲一讲。”

孙汝权问道：“讲什么书？”

王士宏说道：“若讲《四书》，先讲《论语》。请梅溪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半州讲‘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十朋作谦地说道：“学生乱道了。”

孙汝权道：“小弟愿闻。”

十朋说道：“‘学而时习之’，学，效也。人之本初，性皆为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本初。羽，鸟数飞也。学之不已，有如鸟反复试飞。学生管见如此，望二位指教。”

王士宏赞道：“解得有理。”

王十朋说道：“‘四明，‘不亦说乎’这句，该你讲了。”

王士宏作谦地说道：“学生乱道了。”

王十朋道：“小弟愿闻。”

王士宏说道：“既然学了，又能反复练习，必然熟记于心。学有所得，心中自有一番喜悦之情。学生浅见，请二位指教。”

王十朋道：“解得有理。”

王士宏转对孙汝权说道：“半州，‘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句，该你讲的了。”

孙汝权连连摆手说道：“我也要讲？免了罢，免了罢！”

王士宏道：“这个如何免得！”

孙汝权想了半天，眼睛憋得溜圆，胡说道：“‘有鹏（朋）自远方来，不亦落（乐）乎’，鹏，乃大鸟也，一飞九万里，果然是从远方而来。不想这大鸟飞得羽垂翅折，在半空中停翅而想：‘我实在飞不动了，莫不要掉下去了。’蹊蹬一声，掉将下来，此乃‘不亦落（乐）乎’。”

王士宏说道：“半州，差了！你我同心为友，合志

为朋。友朋乃人伦大道，怎么说到飞禽上去了！”

孙汝权说道：“二位满腹文章，我不敢与二位引为同类。我学生不通古今，一味粗俗，真所谓沐猴而冠、马牛襟裾，飞禽与走兽，不正是同类吗？”

王士宏说道：“休要取笑。”

三个人各讲解了一句，十朋与士宏引经据典，由字及词，由词及句，阐发义理，为圣人代言，讲解得头头是道。皆因他二人平日里刻苦攻读，常以汉朝的孙敬和战国时的苏秦为楷模。孙敬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但他刻苦读书，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苦读，世人称之为“闭户先生”。他担心打瞌睡，耽误读书，便把头发系上一根绳子，吊在梁上。苏秦为了强制自己打起精神，用心苦读，稍有睡意，便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孙敬后来成为西汉的儒学大师，苏秦后来成为六国的宰相，都是历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十朋与士宏，也如孙敬与苏秦那样，头悬梁，锥刺股，雪窗萤火，不曾有一时虚度，六经三史，诸子四书，皆已烂熟于心，只等大比之日，风云际会，题名于金榜，折桂于蟾宫。而这孙汝权则不然，家私富足，纨袴膏粱子弟，一副公子哥的派头，无奈心性愚鲁，胸无点墨，自知明春大比时无缘得中，也要趁此时机，以赶考为名，赴京游玩，反正家中有花不完的雪花白银，正可以千金买笑。家境不同，人各有志，本也无可厚非，谁知由此引出一段悲欢离合的新奇故事来。

正是：

圣朝天子重英豪，常把文章教尔曹。
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

第二章 庆 谛

且说这温州城里，另有一户人家，老爷姓钱，名流行，早年在太学曾考贡元，故此人称钱贡元。不幸先妻早逝，只存一女，名玉莲，年方二八，待字闺中。钱贡元再婚姚氏，赖祖宗遗下田园，家道殷实，一家三口，平安无事。

钱贡元自从先妻歿后，对独生女儿玉莲更加怜爱，不仅在衣食用度上从不让玉莲有丝毫委屈，而且教玉莲读书识字。心中时常想到东汉人蔡邕，教女儿文姬知书识礼，承继书业。因此教养女儿玉莲，有如教养儿子一般。这玉莲自幼聪慧，针指女红样样精通，诗书礼义无一不晓。钱贡元欲为女儿招赘一可心的夫婿，以继百年。其良苦用心，有一首《鹧鸪天》词为证：

华发萧萧鬓若霜，老来无子实堪伤。
箕裘事业谁承继，诗礼传家孰绍芳。
闲议论，细思量。欲将一女贅贤良。
流行坎坷皆前定，只把丹心托上苍。

钱贡元不是那种趋时媚俗之人，不想高攀有钱有势的富贵之家，对于温州城里的那些走马斗鸡的花花公子，从未放在心上，偏偏看中了自幼孤贫的书生王十朋，欲招

王十朋为婿。对于十朋孝敬老母，刻苦读书的情景，钱贡元早有耳闻，心中暗想，别看此子出身寒门，终有大展宏图之时，将来必定前程远大。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兔走乌飞，星移物换。这位钱贡元，不觉已两鬓有霜，今日是自己的寿诞之日，便对家人李成说道：

“今日是老夫贱诞，聊备蔬酒，少展良辰。你去请老安人出来。”

李成入内，将老安人姚氏请至堂前。

这位姚氏，自从丈夫去世之后，再嫁至钱家。钱贡元本想她能为自己生个儿子，以承继家业，不料姚氏再未开怀，也该是钱门嗣息无缘。如今钱贡元年已老大，再无求子之望，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玉莲身上。玉莲虽不是姚氏所生，但自幼由姚氏屎一把、尿一把抚养长大，姚氏视玉莲为亲生，玉莲待姚氏如生母。只因姚氏的娘家与前夫，皆为市井小民，为人处世，唯钱唯势，钱贡元常因姚氏的世俗气而无可奈何。

因今日是钱贡元的寿辰，老安人姚氏早已穿戴一新，东涂西抹一番，听见家人李成来请，早早来到堂前，深施一礼，为丈夫拜寿。

钱贡元上无兄，下无弟，只有一位一奶同胞的妹子，也在这温州城里居住。“谢公最小偏怜女”，钱贡元的这个妹子，自幼受父母宠爱，娇生惯养，哥哥处处得让她三分。长大出嫁后，仍是好吃懒做。闲来无事，常是东家出，西家进，“张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五只

眼”的扯闲话。保媒拉纤的事更是少她不了。想起哥哥钱贡元今天寿诞，便特地赶到钱府，来为哥哥祝寿。见了哥哥、嫂嫂，深深下拜，说道：

“愿嫂嫂千年朱顶鹤，愿哥哥万代绿毛龟。”

钱贡元平素里对妹妹的言谈举止，虽说已习以为常，方才听到妹妹说这些如此不得体的话，也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连连说道：

“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姚氏责怪道：“姑娘，今日是你哥哥寿诞，为何来得这般迟？”

妹妹钱氏回答道：“在家整备些薄礼，因此来迟了一些。”

钱贡元说道：“妹子是自家人，何必送许多礼？”

妹妹钱氏说道：“也没有什么，牵得一只黄狗来，与哥哥庆寿。”

钱贡元奇怪地问道：“狗如何能庆得寿？”

妹妹钱氏道：“我常听你们读书有什么‘黄耴无疆’，愿哥哥受天之庆。”

姚氏说道：“姑娘还有这许多道理。”

钱贡元说道：“妹子，往年间为我庆寿，都由你来把盏。如今你侄女已长大成人，该由她来把盏，也好学些礼体。”

妹妹钱氏点头道：“哥哥说得极是。”

于是，姚氏将玉莲从里间叫了出来。

玉莲叩拜父亲，祝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钱贡

元将女儿搀扶起来，一家人团团围坐桌前，由玉莲把盏，先敬父亲，再敬母亲和姑母。有七言绝句二首为证：

其一

一点祥光现紫薇，匆匆瑞气蔼庭帏。
齐簪翠竹生春意，共饮瑶卮介寿眉。

其二

纷纷红紫竞芳尘，日永风和已暮春。
但愿年年当此日，一杯寿酒庆生辰。

正值暮春时节，一番风雨，一番花谢，眼见得红消翠减，落花随流水而去。钱贡元不由觉得流光易逝，去日苦多，感慨道：

“今日虽然喜庆团圆，细想起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姚氏问道：“所喜者何也？”

钱贡元说道：“所喜者家庭温厚，骨肉团圆。”

妹子钱氏又问道：“不知哥哥所忧者为何？”

钱贡元说道：“所忧者女儿玉莲年已二八，婚事尚未议定。如能得一佳婿，了汝终身大事，老夫便永无牵挂。”

玉莲半羞半嗔地说道：“告爹爹知道，女儿愿效古人黄香，夏天为爹爹扇凉，冬天为爹爹暖被。念女儿温清之礼尚缺，蘋蘩之事未谙，怎能离开爹爹。爹爹且自开怀畅饮，不必为女儿的亲事挂怀。”